

□ 高考纪事

40年前高考,那些难忘的面孔

陈光明

一瞬间,离1977年恢复高考已过去整整40年。

我经历了这一场难忘的高考,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,使我从一名出身资本家、有“复杂社会关系”的下乡已婚女知青转变为高校教师、教育管理者。回望我参加这场高考的几件事,感慨万千……

争议的高考作文

1977年高考,是“文革”十年动乱后的首次高考,“老老少少”争相报名,结婚生子的人和在校高中生同场竞技,他们为了重新安排自己命运,进行了一场破釜沉舟的背水之战。

由于考生太多,当时宁波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次进行。初试只考语文、数学两门。语文作文命题是《怀念》。因前一年祖国和人民痛失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三位伟人,当时多数考生的作文围绕对领袖的怀念之情展开。此时我想,一般人对伟人的怀念理性多,感性少。为使作文不落俗套,我写了一个身边人,一个关心影响我成长的邻居张雁,一位双目失明的一等残废军人。张雁伯伯十几岁参加革命,解放战争的一场战斗,他的头部、双眼及身上多处被弹片击中,日后伤病缠身,双目失明。转业后,张伯伯住在我们大院。他极平易近人,没有一丝功臣的架子,经常跟邻居嘘寒问暖。他不甘心失明的双眼,经常坐在写字台前,用双手触摸着凹凸不平的盲文,用心灵读书,堆成小山高的四卷盲文版毛主席著作被他孜孜不倦地读完。他还把我们院子里的学生组织起来,讲革命故事,讲战争经历,讲做人道理,安排我们为居委会的公共食堂义务劳动。当我家遭受“文革”冲击,“黑六类”(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资)子女的我在被排斥、受冷漠、遭歧视、被审查时,只有他鼓励我“出身不由己,道路自己选”。他的言语行为温暖激励着我,于是我在班上第一个报名,主动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在下乡十年中,白天与贫下中农在地里劳动,晚上与他们一起参加夜校学习。我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他们服务,在墙上书写大标语,为大队撰写通讯稿,为农民手写书信,得到大家的好评。两年后经大队党支部推荐,我当上了民办教师。下乡十年,我难得与他见面,自然更加怀念他。作文题《怀念》激起了我对张伯伯的无限思念,他老人家的形象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海里,挥之不去。于是我用手笔深情地写下了我对他发自内心的思念。事后听说,我的作文引起阅卷老师颇为激烈的争议。当时“文革”的思维甚深,部分老师认为《怀念》只能写伟人和故人,而我写的是健在人,作文离题;而大部分老师认为我的文章是有感而发,言之有物,身边的人也可怀念。最后达成一致意见:素材来源生活,写得真实生动,不落俗套,居然给了满分。

最后我以高分的成绩通过初试进入复试。那场高考,给了我掌握命运的钥匙,也使我体验了高考的公正和公平。

特殊的政治鉴定

那年高考还带有浓郁的政审色彩,基层党支部对每一位考生的各方面表现都要写上鉴定。我是66届高中毕业下乡知青,文化基础扎实,只是“文革”及下乡期间,扔掉了课本,荒废了学业。经过一个多月的复习,知识点逐渐在脑海里苏醒。那年复试考语文、政治、数学、理化四门。复试后,再根据“老三届”(1966年、1967年、1968年初高中毕业生)、历届生、应届生划出不同的分数线,而“老三届”考生人数最多分数线也最高。我考试成绩较好列入分数线之内。公社把我们进入分数线的考生名

关键的招生录取

单用大红报张贴在街上,引起大家高度关注。事后每位考生要填高考政审表(内有家庭出身、家庭成员、社会关系、个人表现等),还有整整一页是让党支部写鉴定。“文革”刚结束,极“左”的思想还禁锢着人们的头脑,我怕自己的“家庭出身”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影响我的录取,胆战心惊地把政审表送到大队支部书记手中,恳请书记给我写上客观的鉴定。他想了想说:“光明,你在生产队的表现很好。这份鉴定很重要,我文化水平低,写得不会妥会影响你的录取。你可以请人代我写,写好后天交给我在支委会上通一下。”老支书朴实信任的话让我感激万分。我想:这样重要的鉴定叫人代写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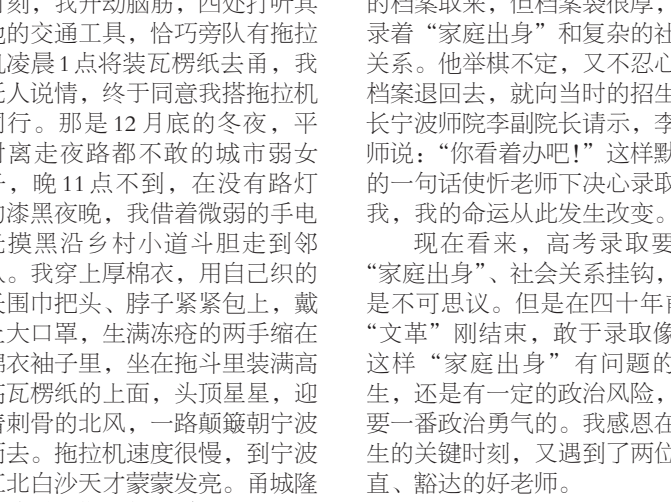
到低择优录取。由于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,“文革”的影响尚甚,所谓的“出身问题”,仍束缚着招生人员的思维,对考生“政治素质”把握含糊不清,难免会把“家庭出身不好”、政治上“有问题”考生拒之门外。

“家庭出身”成了高考后横在我录取前的最后一道坎,等待录取的这段时间,我心存余悸,彷徨不安。所幸的是,政治文明之春风已开始吹拂中华大地,我遇到了好的时代,遇到了好的老师,我荣幸地迈进了高校的大门。在我毕业工作多年后,我偶遇我们的任课忻老师(后任宁波大学副校长),他说起了当时录取我的情景。那年忻老师作为招生工作人员参加录取工作,他们

作者简介

陈光明,1947年5月出生,宁波人。1961年至1966年在宁波女中读初、高中。1969年12月插队到慈溪市三北镇新联村,1971年被推荐担任村小学及中学的民办教师。1977年参加高考,被浙师院宁波分校物理系录取任本科至1982年。毕业后分配到宁波四中教物理并任班主任工作。1987年调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,先后担任班主任、教研室主任、学生处、教务处副处长、艺术系主任等职。2012年7月退休,副高级职称。

退休后爱好旅游和摄影,在宁波市老年大学系统学习摄影,近几年摄影作品在全国、省、市获奖。



陈光明近照 (图片由本人提供)

以1:1.5比例向招生办拿取考生档案。他看到我的高考成绩很好,本人表现也不错,立刻把我的档案取来,但档案袋很厚,记录着“家庭出身”和复杂的社会关系。他举棋不定,又不忍心把档案退回去,就向当时的招生组同行。那是12月底的冬季,平时离走夜路都不敢的城市弱女子,晚11点不到,在没有路灯的漆黑夜晚,我借着微弱的手电光摸黑沿乡村小道大胆走到邻队。我穿上厚棉衣,用自己织的长围巾把头、脖子紧紧包上,戴上大口罩,生满冻疮的两手缩在棉衣袖子里,坐在拖斗里装满高瓦楞纸的上面,头顶星星,迎着刺骨的北风,一路颠簸朝宁波而去。拖拉机的速度很慢,到宁波江北白沙天蒙蒙发亮。甬城隆冬凌晨,街上行人稀少,我顾不上胆怯和害怕,急匆匆从江北步行一个多小时赶到城区的家中。一到家,立马把丈夫从睡梦中拖起,商量如何填写,找谁填写。最后我俩找到熟悉的老师,参照我俩的想法把鉴定填写,后又立即乘班车回乡把鉴定表送到老支书手中。这份特殊环境下的特殊鉴定就这样仓促完成。

至今每逢高考,我都会回忆起这份特殊的政治鉴定,对这位开明的老支书心怀感激!这位书记在我人生的重要节点,给了我公正的评价、真诚的信任和人格的尊严。

难忘的大学生涯

1978年3月8日,浙师院宁波分校高考恢复后首届新生报到,大家从全省各地满怀喜悦来到学校。当时我们物理系分两个小班各40位同学,后又扩招了8位,共88位,年龄跨度从16岁到32岁。我们1班男同学36位,女同学8位。因我们读的是师范,大多数同学最初每月能享受国家发的助学金12至14元。

当时的校园,遭受动乱之灾,条件简陋,百废待兴。记得我们女生的寝室还是农场宿舍临时改建的。我班有两位年龄最小来自杭州市区的漂亮MM,看到位于农村一排平房,只一幢两层楼大礼堂的校园,22个人合住一间铺着青石板、搭着11张白

鸽笼的大平房集体寝室,大大出乎她们对大学的美好预想,直哭鼻子,吵着要回去。送她们来报到的家长既知道高考录取不易,又怕女儿受不了苦,也左右为难。各位老师一再解释这是暂时困难,很快会改善的。我们几个“老三届”大同学热情地帮这些

小妹妹安顿寝室、整理用具,才使MM情绪平稳下来。大寝室里同学相互帮助,亲如姐妹。后几年我们的学校快速发展,日新月异,新教育楼、实验楼、学生寝室楼拔地而起,我们的寝室四年换了三次,一次比一次好。

我班年龄最大的男同学杨某某,来自余姚农村,早已成家,有两个儿子,大儿子已读小学一年级,我们戏称他父子同级。在农村的妻子,要支持丈夫上大学,又要照顾两个儿子,除白天干农活外,为养家糊口,晚上在家编三分钱一只的草包,常编织到深夜。杨同学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,每天吃很少的菜,省下的助学金还要补贴家用,节假日回家也日夜编织草包。因营养不良又太劳累,他得了急性黄疸肝炎。班里同学得知消息,马上把他送到医院治疗(当时大学生享受公费医疗待遇),又召开班委会研究帮助他度过困难的办法,发动全班同学捐款。大家你一元我二元,自觉捐助一百四十多元,寄到他家中,使杨同学感激涕零。他病愈后,学校又特许他在学习之余为附近初中代课挣工资,用勤工俭学维持学业。当时学校能开先例,帮助生活有困难的学生寻找代课岗位,充分体现了学校对学生的关爱。

最特别的是我,一个已婚三年的女青年在入学不久发现自己意外有孕(当年我丈夫与我同时考取大学,他在杭读书),我坐立不安,惊慌失措。为什么?这意味着苦苦奋斗才进入大学的我有可能被学校劝退,重回农村。纸终究包不了火,虽然这是婚后三年的第一胎,但为我的学业,自己的前途,我也作好流产的打算。当我将自己怀孕的事向系里做了汇报后,想不到慈祥的系主任洪老师听后略作思考说:“你结婚三年才有孕,说明你怀上孩子不易。如果现在流产,到毕业你已36岁,有可能一辈子怀不上,这样你要责怪学校的。还是先打报告请示上级吧。”他还叮嘱我:“暂时保密,不要和任何人讲。”为此,系里为我专门向省教育厅打了报告。隔了近一月,省厅开会专门讨论了我的问题并给予批复:因是已婚的女生,怀孕期间允许在校读书,直至生产。产后,允许休学一年继续学习。系主任把我怀孕的事和省里的批复告诉班主任及任课老师,于是我怀孕的消息不胫而走,一下全校都知道了。女老师鼓励我坚持学习,处处安慰关照我,以她们的经验告诫我该注意的地方。女同学怕我挺着大肚子滑倒,争着帮我到开水房冲热水,帮我食堂排队买饭菜,抢大教室听课的座位。在这温暖的环境里,在小学弟学妹们关心和好奇的目光下,我度过了怀孕的不适期,和大家一起上课,坚持完成《高等数学》《普通物理》两门课程期中考试。直至离预产期只剩半月了,我的双脚肿到小腿,当时学校只有一个医务室几位校医,老师恐怕我半夜生产出现危险,便派一位女同学陪我,用学校领导坐的唯一一辆吉普车送我回宁波母亲家。隔了一周,我的女儿顺利出生,她成了校园之花。

做产后第31天,我在家一边养孩子,一有空就靠在床上抓紧看书。为继续我的学业,我在原文农地找了一位奶妈,女儿托她抚养,自己马上回学校读书迎接期末考试。男同学拿出笔记本、作业本让我补习参考;老师为我补课,讲授课程重点内容;系里特许我先考《普通物理》《热力学》等三门课程,缓考《政治经济学》。经过老师同学无私帮助,自己近于自虐般奋发学习,我终于通过了这次请假近50天后的考试,跟上了班级,没有落伍没有休学。

40年前的高考已经成为历史,但那场高考和招生所折射出来的党中央拨乱反正的决心,透射出国家要富强、民族要振兴的民众愿望是时代潮流,锐不可当。抚今追昔,我始终心存感激。我感恩祖国改革开放的春风,感恩在我人生道路上帮助我、提携我,给我公正、给我尊严的领导、师长、朋友和同学。

紫兰去了母校。那是一个五月的雨夜,灯光朦胧,法国梧桐的叶湿湿的,人的心潮潮的。榴花似火,偏遇这凉雨。校园里的湖,湖面漂荡着萍藻,似乎隐藏起了秘密的心事。绿杨荫下的石椅空着。学校已迁往他处。烟雨迷蒙,颊添惆怅。当初这里曾闪过多少年轻的脸,迎春花开的时候,又有几多的笑声。

实验楼墙角的那棵水杉还在,水杉树下,也是一个凉雨的夜晚,一手打着雨伞,一手揽住了她的肩膀。“一切都被时光带走了,再也回不去了。”她无助地在这空荡荡的校园呼唤着。

毕业后,她曾无数次想见他。有时候在路上碰到一个酷似他的背影,她都会心跳。她多么希望“他”转过身来,梦一样出现在眼前。就像高三那年,一个秋日的午后,他站在教室门口,把她“拦”住,把那封信给了她。那是周六,同学都回家去了。当爱情真的来临时,她却有点惊慌失措……她真的爱他吗?如果爱,为什么不再坚持?他不爱他吗?那段短暂的日子却是刻骨铭心。她难以抹去他的影子——目光深邃,文质彬彬如玉树临风的他,能写一手板桥体如乱石铺路的他,常常口颂着何其芳清醇、忧伤的诗歌的他。现实那么残酷,她上了重点线,他却落榜了。心高气傲,颇为自信的他,躲在家里不见任何人,包括她。他也决意不去读复习班,他要尝试另一种人生。大学时候,紫兰曾给他写过许多信,都没有回音。她意识到,他们是两列火车,就这样交叉而过了。

□ 小小说

相见不如怀念

赵淑萍

紫兰去了母校。那是一个五月的雨夜,灯光朦胧,法国梧桐的叶湿湿的,人的心潮潮的。榴花似火,偏遇这凉雨。校园里的湖,湖面漂荡着萍藻,似乎隐藏起了秘密的心事。绿杨荫下的石椅空着。学校已迁往他处。烟雨迷蒙,颊添惆怅。当初这里曾闪过多少年轻的脸,迎春花开的时候,又有几多的笑声。

实验楼墙角的那棵水杉还在,水杉树下,也是一个凉雨的夜晚,一手打着雨伞,一手揽住了她的肩膀。“一切都被时光带走了,再也回不去了。”她无助地在这空荡荡的校园呼唤着。

毕业后,她曾无数次想见他。有时候在路上碰到一个酷似他的背影,她都会心跳。她多么希望“他”转过身来,梦一样出现在眼前。就像高三那年,一个秋日的午后,他站在教室门口,把她“拦”住,把那封信给了她。那是周六,同学都回家去了。当爱情真的来临时,她却有点惊慌失措……她真的爱他吗?如果爱,为什么不再坚持?他不爱他吗?那段短暂的日子却是刻骨铭心。她难以抹去他的影子——目光深邃,文质彬彬如玉树临风的他,能写一手板桥体如乱石铺路的他,常常口颂着何其芳清醇、忧伤的诗歌的他。现实那么残酷,她上了重点线,他却落榜了。心高气傲,颇为自信的他,躲在家里不见任何人,包括她。他也决意不去读复习班,他要尝试另一种人生。大学时候,紫兰曾给他写过许多信,都没有回音。她意识到,他们是两列火车,就这样交叉而过了。

后来,紫兰在一家杂志社做编辑,日子过得平稳、单调。只是,好几年过去了,她还没有男朋友。也有同学带来他的消息:他南下打工,掘得第一桶金。又后来,他自己回乡办企业了,有了一定的经济

那些温暖的瞬间

枕流

应一个朋友邀请,去剧场里看他们团来演出的彩排。我本人很喜欢戏曲的舞台演出形式,所以也想借这个机会和剧团主创人员交流。从剧本到表演乃至整个演出的角度提些意见。然而刚和舞台监督聊了几句,电话响,我去走廊接。待接完电话重新进场,发现自己眼前一片模糊——糟糕,隐形眼镜不知什么时候从我眼内不翼而飞。

我是中度近视,摘了眼镜,远点看人,只能见个模糊轮廓。于是便有些着急,包里也没有备用眼镜,这接下去再怎么看彩排啊?此时即便打车去配也来不及了。场内胡琴悠扬,主演已上了台。焦急无奈之际,一个身着“盔甲”的小龙套正巧走过来。估摸也就是个十六七岁的戏校孩子。他见我在寻找什么,大概也是出于好奇,问道:“你找什么呢?”我如实说了自己的尴尬。他不言语,两手熟练地托在膝盖上,猫着腰在地上边找边看。一会儿,忽然用手拈起一片小东西,把那指头伸到我面前:“是这个么?”他指间夹的正是我丢失的镜片。“是,是!”他孩子气地笑笑,把镜片望我手中一放:“要洗洗才能戴呢,我走了。”

待我重新进场,已是一段武戏,那小龙套也在台上,看我进来,调皮地冲我眨了几下眼睛,身形一变,就来了十来个鸽子翻身加空手翻,然后有些骄傲地下台了。

休息日,去杭州看望一个前辈。温暖的阳光从窗口洒进来。老人忙不迭地给我拿各色零食,铺了满满一茶几,仿佛我这么大了,还是个贪吃小孩。我说:“您别忙了,坐下来吧。”老人只口上应答,人还是进进出出,忙忙碌碌。客随主便,我一边等,一边在客厅里随便看起来。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猪公仔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说是小动物吧,那可呆萌的情态俨然孩童。我本就有小孩子心性,干脆把那可爱的玩意儿放在手里把玩起

地位。紫兰对金钱的兴趣很淡,她是个传统女子,很早就知道那样的诗句“欲求无价宝,难得有心郎”。他不愿将自己的人生纳入她的轨道,想必对她不是真正的有心。短暂的相处中她其实也不了解他内心深处的东西。初恋是一朵鲜艳无果的花。她常想起高三那年的一次约会,星期天两人说好在某一个地方里见面的。可是,她先到了,他却遭遇堵车了,堵了半天。那时还没有手机。天暗了,她不得不回学校(学校要点名),而他到了那里却失了交臂。莫非,冥冥之中,一切都注定了的吗?

那天,门卫说楼下有人找她。于是,她下去了。她看到了他。多年不见,他变得粗壮,脸也变得粗糙且黑了。不再是文质彬彬的清俊的样子,他是一个成熟的有城府沟壑的生意人。

他到了她的宿舍。他粗暴地来揽她的肩。多少年前,一个雨夜,他也是这么来揽她,但那么温柔。多少年前,他们那样小心翼翼,承受着高考的压力,躲避着老师、同学的目光,悄悄在水杉树下约会,多少年前她爱惜自己像一个白玉盘一样,固守着那道防线,今天,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,谁也不会看到他们。所有的相思和梦的债,不是可以还了么?可是,她觉得陌生,他不是原来的他,不一样的感觉,不一样的气味。她推开他,深深地叹了口气。他则一支接一支抽烟,长久的沉默。几年来,他不断磨砺自己,想着出人头地。阅尽烟花,心里却记得她的好。他取出一枚闪闪的钻戒,要送给她。紫兰拒绝了。这个沧桑的男人,是一口深深的井,她真的无法洞知他,就像无法洞知这几年的经历。

紫兰送他下了楼,出了门。目送他离去,他再次回头,她倚着门,朝他笑。她知道,这也许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,她要给他最温柔的笑容,为了他们的初恋。天蓝蓝的,阳光晴好。

那些温暖的瞬间

枕流

来。正看得高兴,老人总算回到了客厅。见我正逗他的“宠物”,笑道:“你也喜欢它啊?”“嗯,好可爱!”说着,我把小猪放到了老人手中。老人喜欢地接了过去:“这是学生送我的礼物,你看,我还给它系了个小红布兜。”的确,小猪腹部系着个喜庆的红肚兜。“这个干吗用啊?”我傻傻问。老人神秘地笑:“你摸摸。”我伸手一触,肚兜里居然硬邦邦的,“诶,好像放了硬币。”“是,是硬币,这是我给我的‘压岁钱’。”我好奇地瞪大了眼睛,更加用力地去摸那小猪“肚子”。“我每年会在小猪肚兜里放一元钱,这样,就知道它来我家已经几年了。”说着,他放声笑了起来,爽朗无邪的笑声传开,分明是老人对生活怀有的挚爱和意趣。我不禁有点见贤思齐般的自行琢磨:我身上是否也有这样一份对于生活的真挚爱意和浓厚趣味呢?

又一次,我去逛书城。一圈看下来,手中便挑了一大摞书。正准备到付款台付款,也不知是从哪个书架子的后面,猝不及防“吱溜”一下,钻出个八九岁的孩子。他冒冒失失地乱跑,结果把我怀中的书给撞了个“落花流水”。孩子见自己惹祸,有点害怕,怯怯地看我,也许是怕我责骂,冷了几秒钟后索性“三十六计”,撒丫子跑了。其实也没什么,顽皮孩子的无心之过罢了。但就在我俯首去一一拾书的时候,发现周围好几位顾客竟也弯腰帮我收拾。他们还蛮耐心地把书本上的尘埃掸掉,然后端正地放在我手中。我抬头看去,都是些和善亲切的面孔,风度款款的中年人,装束时尚的青年,稳重敦厚的老者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,只能不迭地点头说“谢谢”!

上文提到的几位,都不是我特别熟识的人,其中也有完全陌生的人。不过是茫茫人海中,因一些偶然的原因,或有了了解,或有了缘。他们如此慷慨地给我一种人和人之间自然、朴实的温暖。这种温暖看上去只存在于一时一刻,其实却能一直环绕在我身边……